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四

行已

魏侍中仁浦性長厚在顯位未常有驕矜之色接士大

夫尤有禮解州刺史鄭元昭嘗因事謗仁浦仁浦既

貴終以德報之語在元昭傳又漢隱帝寵作乃使賈

延徽延徽與仁浦為鄰嘗欲并仁浦之第以廣其居

屢譖仁浦於隱帝幾至不測及周祖入汴或有擒延

徽以授仁浦者仁浦謝曰因兵戈而報怨不忍為也

周祖聞之稱為長者

范魯公質性卞急好面折人然廉介未嘗受四方饋遺

自內苑至相位僅三十年所得俸祿多給孤遺閨門



之中食不二味故身歿之後家無餘財後 太祖  
因講求輔相謂待臣曰朕聞范質居第之外不營產  
業真宰相也 並出 太祖朝名臣傳

竇偁太平興國七年夏以本官知政事先是偁與賈琰  
在 上幕府琰便佞能先意希旨偁常疾之

上與諸王宴射琰侍上側頗稱贊德美詞多矯誕偁  
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媿於心哉坐上失色

上亦為之不樂因罷會白 太祖出偁涇州  
至是始大用偁中謝 上謂曰汝自揣何以至此

偁曰 陛下以藩邸之舊出於際會 上曰非  
也乃汝嘗面折賈琰賞卿之直耳偁頓首謝

鬼咸熙故宰相行仁之子其性仁孝長者弟咸信任節  
度使駙馬都尉亦僕衆多費用益廣咸熙所受先人  
貲財市邸第得緡錢以十七八與弟咸熙裁取一二  
自給而已累興藩郡所至皆理性寬厚嘗一日召僚  
友宴飲如衆兩所轉運使市得越中陶器因大治具  
羅列之侍者數人舉食按前相嘲誚反按盡碎之坐  
客皆失色咸熙不之怒止令更設他器別為盛饌亦  
不督責侍者寬厚有器度專務掩人過部下吏有材  
術孜孜引薦

李文正公昉素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知政事多  
譖昉於 十人有言於昉者昉曰盧與我厚不當爾



後盧事敗昉頌為揮解之

上因言盧多遜居常

毀卿不直 錢昉始信

上由此益重昉

王侍郎祐之知制誥也盧多遜與宰相趙普相傾每諷祐欲與已協共擠普祐不從以為唐宇文融嘗與張說有隙時說為融所擯而出及說復入融遂敗祐因以融傳示多遜多遜不悅及多遜參知政事乃出祐某州後終以陰事中普及普復入多遜果及禍與宇文融事正孔識共以是許祐之先見 嘗詔於文館集撰神醫書千卷中官王文壽監視其事權勢其盛館學皆往謁見待之甚厚祐獨不請謁人亦以是多之有集三十卷行於世祐死之日家無

餘財摺紳稱其清儉

已上出太宗朝名臣傳

曹侍中彬小心畏謹遜言恭色在朝廷未嘗抗辭忤旨

被服清素有同儒者尤踈財利未嘗聚蓄局量寬博喜愠不形未嘗言人過平蜀迴 太祖因從容問

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至於采察官吏非所職也及固詢之惟薦隨軍轉運沈倫謹厚可任居公庭必冠帶危坐如對君父不名下吏見百執事必答拜其為藩帥遇朝士於塗必引車避之過市則戒騶御不令傳呼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自延安還被劾未得入見彬在近密遽為上請歸休閣門無雜賓摠戎伐罪濟以仁恕保功名守法度近代良將稱為



第一

呂正惠公端姿儀環秀有器量寬厚多恕善談諧意豁如也雖屢經擯退未嘗以得喪介懷深為當世所服端善與人交輕財好施未嘗問家事故相馮道耀帥趙文度皆鄉里世舊道子病廢分俸給之又表薦文度孫紹宗

錢樞密若水有清識風流儒雅好學善談論尤愛西漢書常日讀一卷事繼母以孝聞所至推誠待物委任寮佐而揔其綱領無不稱治汲引士類孜孜不倦後進多所嚮慕其在樞近同年生有為縣佐每謁見若水必序齒而拜之

李文靖公沆博涉文史識大體內行脩謹居位謹密門無私謁公府視事之暇多危坐終日未嘗跛倚其嚴重溫雅公忠直諒近代之賢相也

郭尚書贇初作賦頗有聲邑人同在籍中者忌之潛加謗毀自是連上不中選洎贇再知貢舉邑人子以明經充薦詔下之日悔而歸贇聞之亟命親善者召還慰諭俾復就舉遂預薦中第

呂許公蒙正性沉靜寡言有器量以守道持正稱初為相時金部員外郎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有言於太宗曰洛中豪家安肯受賄此乃蒙正未第時與索於紳不能如意以致其罪耳太宗即時復紳



官蒙正終不自辯未幾罷政柄會置考課院得紳舊  
事實狀黜為絳州團練副使蒙正復入相 太宗

謂曰張紳果實犯賊蒙正亦不謝在西京日內臣之  
貴要者將命而至蒙正接之不逾常禮時人重之

王文正公旦端重介直操履堅正明達治體接物若甚  
和易而風格峻整當官臨事莊厲不可犯其為相也  
屬罷兵之後朝廷求治旦能遵守法度承導善意妙  
於啓奏言簡理順有識略善鎮定大事謹惜名器叙  
進材品使人各得其所雖拂於己者亦不以私廢公  
陰薦天下士有終身不知者縉紳咸伏其平恕久於  
其位始終如一 上優待之冲澹寡欲奉身至薄

所居舊第甚陋被服質素家人欲以繒飾輿席愠而  
不許在中書未嘗奏蔭諸子婚姻不以門閥事官宦  
有禮與弟友愛甚篤留意文雅及近世典章官族志  
在敦獎名教中外莫不欽其風德為國宗臣 上  
所尊禮蓋平世之良相也

查龍圖道嘗出按部路側有佳棗從者摘之以獻道即  
令計直挂錢於木上而去家甚貧多聚親識之悃獨  
者祿賜所得散施隨盡不以屑意與人交情分切至  
廢棄孤霞者待之愈厚多周給之嘗有僚女貧為人  
媼道知而賜之為嫁士族縉紳推服其履行

趙文定公安仁質直純慤敦守操行外晦內明無矯飾



小心畏謹以謙退自處有所獻替退公必削崇尤寬  
恕與物無競雖家人僕使未嘗見其愠色女弟宣居  
取歸給養其甥尚幼躬自教導為畢婚嫁甥卒并葬  
其父及諸親少與宋元與同學元與門地貴盛待安  
仁甚厚元與早卒裔嗣衰替安仁屢以金帛濟之善  
訓諸子手寫周易論語孝經老子凡七子人授一部  
雖至貴顯簡儉若平素尤嗜讀書所得祿賜多置典  
籍手自儲校

崔吏部遵度深於文學篤厚長者與物無競口不言是  
非冲澹清介恬於勢利遵度就舍甚湫隘中有小閣  
手植竹數竿朝謁之暇默坐其上彈琴獨酌脩然自  
適殆忘寢膳處世宜合然與人交終始無改士君子  
多之

已上出

真宗朝名臣傳

初張文節公知白參知政事而王欽若為相論議多相  
失因而請解去及丁謂為相欽若謫司農卿分司南  
京乃徙知白南京意其報怨及至待欽若加厚論者  
多之

龜文元公迴樂易純固服道甚篤雖貴執無所推屈嘗  
言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人危人售進保全固護如  
免髮膚之傷

王文正公曾前後輔政十年每進見言天下利害事多  
審而中理性純儉衣無華采居家替御罕見其喜愠



色人無敢干以私每入朝盛朋進止如有尺寸  
狄密學棐在河中時內臣旁午有自矜權寵者欲引援  
之棐荅以他語退謂所親曰吾湘潭一寒士今官侍  
從豈晚節緣近侍以希進哉及其終家無餘貲  
吳龍圖遵路性夷雅謹重憲言笑善與人交初若平淡  
然風義久而彌著立朝敢言丁母喪廬墓側蔬食終  
制既沒家無長物其友范仲淹分俸賙其家

惟工部立性淳謹喜論事大中祥符中

真宗方修

封禪之事士大夫爭獻贊頌立獨言水發徐兗旱連  
江淮無為有烈風金陵有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而  
中外多上雲露草木禽蟲諸物之瑞此何足為治道

哉願詔史官勿復紀錄前後凡上四十餘事多所施  
用

韓文忠公億性方重治家嚴而有法雖燕居未嘗見惰  
容其親舊之孤藐者多為昏葬之

章文憲公得象性簡重在翰林十二年恬然自得

章獻太后常遣內侍至院必正色嚴待之未嘗交一  
言在中書八年子弟親戚皆抑而不進

嵇內翰穎舉進士時王曾張知白相繼為南京留守謂  
其子弟曰穎謹厚篤學若曹之師表也張堯封嘗從  
穎學所為文多納穎家其後堯封女入禁中為修媛  
令其弟化基詣穎求編次其父藁為序以獻之穎不



荅亦不以獻

范文正公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宗屬汎愛樂善士人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知其名字又所至有恩鄧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畫像而生祠之

杜正獻公衍素清約初無居第既退始卜家南都餘十年出入童指六七人若平生無軒冕者

孔寺丞收隱居龍興之龍山下性介潔好讀書家有田數頃賦稅嘗為鄉里所先又歲飢賙所不給者未嘗計其家有無故環所居百餘里人皆愛慕之葬其父

廬墓三年卧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州以行義聞賜之粟帛又給復其家

已上出

仁宗朝名臣傳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四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五

行已

宋文憲公庠儉約不好聲色讀書至老不倦尤畏法在  
州使工麗堂塗取卮酒與之後知誤取公使立償之  
而取予者皆被罰沈邈嘗爲京東轉運使數以事侵  
庠後任御史又彈奏庠不可以爲執政及庠在洛邈  
子監麴院因出借縣人負物挾之道死死實以他  
疾而邈子爲府屬所惡欲痛治之以法庠獨不肯口  
此何足以爲罪也人以此稱庠長者出英宗朝名臣傳  
胡文恭公宿爲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羣居不譁與人  
言必思而後對故其蒞官臨事謹重不輒發發亦不



可回止宿少嘗善一浮圖甚人將死謂宿曰我有祕術能化瓦石爲黃金子其葬我以此報子宿曰後事敢不勉祕術非吾欲也浮圖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篤行自勵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學問文章人多稱之

彭尚書思永清謹長者尤長於吏事年八九歲時晨得闌遺金釵於門外俄有吏至皇皇然若有求者思永以物色訪之果墜釵者也即以與之吏謝以錢思永笑不受在家撫宗族有恩居母喪貧甚終不受饋遺張恭安公存性孝友始罷蜀州師得蜀州奇繒物入門不以適私室悉布之堂上諸母及昆弟姨妹恣擇取之收卹族人之孤嫠者爲之婚嫁爲人莊重雖家居衣冠不具不以見子孫

呂諫議誨初祖卒家日益貧誨既仕自奉養薄甚常分俸之半以給宗族之孤嫠者爲言職前後二逐皆以彈奏大臣不法不去不已由是有鯁直名

歐陽文忠公脩性剛直處善惡黑白明於當路有權勢雖知其設機穽見待必直前觸發之不顧其放逐流離至數年者屢矣而復振起志氣故自若也脩雖以文雅一時然無忌前好勝之氣喜推轂賢士而身下之一時聞人多出其門

張侍讀環雖資長者然遇事輒言數忤權貴屢黜不悔



恬於進取其不磨勘遷官者率嘗至十餘年

邵康節雍字堯夫衛州人家世貧賤雍刻厲為學夜不

就席者數年雍嘗適吳楚過齊魯客梁晉而歸徙居

于洛蓬葦環堵躬爨以養父母講學于家不強以語

人而就問者日衆士人道洛者必過其廬雍與人言

必依於孝悌忠信樂道人之善不及其惡故賢不肖

無不親之為人坦夷無表襮防吟不為絕俗之行

張康節公昇忠信儉謹不受請謁分俸祿以及九族故

舊返居十餘年葺田廬於嵩陽紫虛谷澄心養氣不

問時事者老而耳目聰明

單光祿孟陽與兄熙甚友愛少時熙與人鬪鬪者避迨

死未有知者孟陽曰家貧親老所賴以養者兄也不

可不代之死乃趣往鬪所以待捕已而死者蘇問孟

陽孟陽告以故鬪者感歎遂不訟

曾舍人鞏少孤奉母孝鞠養四弟九妹甚友愛宦學婚

嫁一出鞏力已上出神宗朝名臣傳

司馬文正公光自始立朝至於為相上則為人主之所

信下則為海內之所安至於遐陬外夷聞其名者莫

不心慕而誠歸之求其所以為之者而不可得端明

殿學士蘇軾嘗載光語晁補之之言曰吾無過人但

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則傳所謂微之

顯誠之不可揜詩所謂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光







馮文簡公京登第時張堯佐倚外戚欲妻以女使卒擁入其家頃之中人以酒殺至且示以奩具甚厚京固辭曰老母已議王氏終弗就

彭待制汝礪與人寡合然有志於善為御史嘗論呂嘉問及治嘉問獄不肯阿執政意坐奪一官平時與蔡確異趣使外十年確被貶又為之力辨人以此賢之居家孝友事寡嫂謹甚兄無子為立後官之又官其弟汝方而後及其子少時師事桐廬倪天隱及官保信迎天隱置于學執弟子禮事之天隱死無子為葬其母葬之又葬其妻且割俸資其女同年進士朱渙未官而死經理其後甚至

文忠烈公彥博在樞府尼惠普以妖妄就逮有司奏縉紳所與簡牘一時公卿多有之獨彥博無有宗問其故對曰臣但不知爾如知之亦當有書時人美其分謗

趙郡王世開事繼母三十年如一日撫孤姪如己子執母喪哀毀一夕髮半白捐金帛以賙族人之貧及不能葬者

已上出

哲宗朝名臣傳

王御史回召為睦親廣親宅講書鄒浩貶新州人莫敢顧回獨為之治裝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追詣詔獄人為回懼回處之晏然獄具削籍遣還其鄉回即日徒步出城行數十里其子追及之問以家事不答



范開府純仁性夷易寬簡嘗曰吾平生好學得之忠恕二字而已歷事四世無間言自為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俸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思多先踈族歿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

蘇司空頌天性仁厚字量閔遠喜愠不形於色資質端靖雖燕居必正衣冠危坐家人莫見惰容

王咨政存性寬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為詭激之行至有所守確不可奪司馬光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馱足者王存乎少事潁川陳浚浚死無子存貴求得其弟之子官之且卹其家終身嘗悼近世學士貴為公卿而祭祀其先但循庶人之制及歸老築居首營家廟存唯一兄蚤世事寡嫂甚謹拊其子如已出

曾閣學孝廣為人嚴重不妄取與平居必正容色大書修謹二字銘諸座右

任提官伯雨性剛鯁持論勁正邃於經術文力雄健蜀人師仰之為諫官僅半歲所上一百八疏皆係天下治體

陳觀使瓘篤學有識志不苟合居父母喪廬墓鄉曲重之初蔡卞知其才待遇加禮瓘不肯附麗瓘恬於進取雖諸公交薦徃徃退避迨居言路所疏姦惡雖所舉不避也

蘇朝散元老外和柔中實勁厲中官梁師成欲見之先



使人求其文元老拒弗與為考功也郊恩當任子以季弟元凱早亡乞奏補其仲弟元亮使收養其孤朝廷從之

黃直閣葆光天資剛正尚氣節善論事會文切理不為橫議所移方蔡京權勢震赫臺諫不敢言獨出力排之時議推重已上出徽宗朝名臣傳

司馬尚書朴累調晉寧軍士曹軍通判不法轉運使王似諷朴伺其過朴不可曰守貳為長官使下吏得陷之不唯亂常入且不合吾餘矣死不敢奉教似賢而薦之

譚端明世勳為秘書省正字蔡京得政久其子攸提舉修書館中譎事者皆越次陞擢世勳坐直舍繙書竟日泊如也宦者梁師成貴幸好招延文士立能致人通顯其黨有與世勳鄰居者數致師成意世勳謝絕之更六年不遷並出欽宗朝名臣傳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五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六

行已

仁宗在東京魚簡肅公宗道為諭德其居在宋門外俗謂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側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往往易服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

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在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怪公來遲當

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冀不敢異同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

之罪大也中使嗟嘆而去真宗果問使者具如

公對真宗問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



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  
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無識臣者 真  
宗笑曰卿爲宮臣恐爲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爲  
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爲 章獻明肅太后言羣臣  
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後 章獻皆用之

范忠宣公純仁調常州武進縣及文正公贇公赴官公  
曰常州遠庭闈願致一近地易許州長葛又不赴文  
正曰爾前日以遠爲言今既近矣復有何詞公曰純  
仁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耶雖近亦不能朝夕  
在側文正公不強之卒終養焉

真宗喜談經一日馮元談易非經庭之常講也謂元曰

朕不欲煩近侍久立欲於齊亭閣選純孝之七二數

人止如同人便裘頂帽橫經並坐暇則薦茗果盡笑

論削去進說之儀遇疲則罷去元薦查道李虛已李

行簡三人者預焉奏曰道歙州人母疾嘗思鰈羹方

冬無有市者道泣禱河神鑿冰脫中取得鰈魚尺餘

以饋母後舉賢良入第四等虛已母喪明醫者曰浮

翳及睛但舌舐千日勿藥目痊虛已舐睛二年遂明

行簡父患癰極痛楚以口吮其敗膏不唾于地父疾

遂平 真宗立召之日俾陪侍喜曰朕得朋矣

丁晉公言凡士大夫而恐居大位者先觀其器度寬厚

則無不中矣昔趙普在中書呂端爲參政趙嘗覘其



為事而多之曰吾嘗觀呂公奏事得 聖上嘉賞  
未嘗喜遇 聖上抑挫未嘗懼亦不形言真台輔  
之器也

范文忠公鎮遇人以誠恭儉謹默口不言人過

富鄭公為人溫良寬厚與人語若無所異同及其臨大  
節山色慷慨莫之能屈知識過人遠甚而事無巨細  
反覆熟慮必全無失然後行之宰相自唐以來謂之  
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  
送客未常降階祀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  
客踧踖起退及公為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  
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羣

公効之自富公始也

趙康靖公槩為人樂易深中恢然偉人也平生與人實  
無所怨怒非特不形於色而已專務掩惡揚善以德  
報怨出於志誠非勉強者天下稱之庶幾漢劉寬唐  
婁師德之徒

端明殿學士蘇軾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  
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為而不顧其害用此數  
困於世然終不以爲恨

資政殿學士王存性寬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爲詭  
激之行至有所守確不可奪議論平恕無所向背司  
馬溫公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其乎故自



東髮起家以至大耋歷事五世而所持一心屢更變故而其守一道

張文定公方平所與交者范仲淹吳育宋祁二人皆敬憚之曰不動如山安道有焉

寶文閣待制彭汝礪平生好學喜問樂聞其過自任以聖賢之重而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一不以累其心至於憂國愛君推賢揚善則拳拳孜孜常若不及故自處顯於朝廷事知無不言言不行必爭爭而不得必求去人始而駭中而疑卒而信則曰名節之士也陳恭公執中在中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四方問遺無及門者

杜正獻公衍為樞密參政事范仲淹嘗出衍門下數乎事上前衍不以為恨而仲淹益服之

范忠宣公純仁文正公第四子長子純祐少有大志不幸疾廢公與叔季純粹純禮克世其家而公憂國憂君不以其利害得喪貳其心刻意名節難進易退雖屢黜廢志氣彌勵人以為有文正之風焉

龍學滕甫臨大事毅然不計死生至於已私則小心莊栗唯恐有過

張文節公知白在相位謹名器無毫髮之私常以盛滿為戒雖顯貴其清約如寒士

曹彬字國華真定人平江南倉庫府庫一委轉運使彬



無所問師還舟中唯圖籍而已

國子博士毛應佺知賓州郡在合浦之東千里而近地多珠貝犀象沉檀之產前之剖符者徃徃舳舻相銜尾竭其土物公北歸之日盡室一舟無錙銖南國之貨

晉黃中興國中參

太宗大政性極清畏嘗知金陵

一日案行府守覩一隙舍有鏹甚嚴公怪之因發鑰得寶數十巨櫃乃故國宮闈所遺之物不隸于籍數不可計公亟集僚吏啟其封悉籍之以表上上嘆曰貪黷者籍庫之物尚冒禁盜之況亡國之遺物乎賜二百萬以旌其潔

潭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為關吏所搜盡籍之皆海南明珠蚌胎也在任無不垂涎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質肅公介時以言事謫潭倅分珠獄發奏方入

仁宗預料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奏覆上

覽之果然真所謂知臣莫若君也

呂文穆公蒙正以寬厚為宰相

太宗尤所眷遇有

一朝士家藏古鏡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鏡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敢復言聞者嘆服以謂賢於李衛公遠矣蓋寬好而不為物累者昔賢之所難也



扈郎中褒嘗言昔知蘇州吳縣蘇州士大夫寓居者多  
然無不請託州縣獨致仕富大監嚴三年無事相委  
又立太博舜元嘗知洪州新建縣洪之右族多撓官  
政惟致仕王郎中述安貧杜門衣食不足而未始告  
人斯一人者天下固未嘗知其廉節也

范忠宣公純仁知諫院公數以言事 上未聽納因

登對面奏曰臣言可用願朝廷采納臣言不可用願  
罷言職重行竄貶 神宗諭曰官家留卿不可堅求  
去公奏曰臣為言官而言不見信於 陛下雖

聖恩隆予臣愈不敢當實無面目居此職任遂居  
家待罪不就職朝廷知不可強罷公知諫院依前直

集賢院起居舍人同籍起居注同管國子監時執政  
密使所親謂公曰 上既堅留公又依所請罷言  
職仍依已擬除制誥可出而就職矣公曰某言既無  
狀今雖罷諫院而以美官見誘是以貪夫畜某也如  
朝廷用某言則勝於得美官矣如言不用雖萬鍾亦  
不敢受

熙寧中王韶開熙州諸將皆以功遷官隍城使桑湜獨  
辭不受曰羌虜畏國威靈不戰而降臣何功而遷官  
執政曰衆人皆受君獨不受何也對曰衆人皆受必  
有功也湜自知無故不受竟辭之時人重其知耻  
李華明道中知絳州還朝閤門祇候李康伯謁之因謂



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為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曾相識盍一往見之垂白我若昔謂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為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嘗欲面折之馬能隨羣逐隊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規規乎道之不行命矣執政知而惡之出知均州

侯叔獻之為尉與管界巡檢者相善縣多盜賊巡檢每與叔獻約聞盜起當急報一旦有強盜十六人經其邑叔獻盡擒之既而嘆曰巡檢豈以我為負約耶機會之速不及報然不可專其功也於是盡推捕盜之勞于其下而竟不受賞當其獲盜時叔獻躬押至開封府尹李絢謂曰子之才能吾深知子可一見本府推官判官吾當率以同狀薦子也叔獻辭曰本以公事至府事畢歸邑若投謁以求薦非我志也竟不面推官判官而去

孫宣公奭以太子太傅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廳

仁宗嘗賜詩刻語客曰白傳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

右所居之德陸主人到了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于色復顧石守

道諷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

志歌而鼓缶不與大耋之嗟公以醇德與學勸講禁

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始終全德近世少比



錢文僖公惟演生貴家而文雅樂善出天性晚年以使  
相留守西京時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留府推官歐  
陽脩皆一時文士遊賞吟詠未嘗不同洛下多水竹  
奇花凡園圃之勝無不遊者有郭延卿者居水南少  
與張文定公呂文穆公遊累舉不第以文行稱於鄉  
間張呂相繼作相更薦之得職官然延卿亦未嘗出  
仕葺幽亭藝花木足跡不及城市至年八十餘矣一  
日文僖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外即屏騎從輿  
張蓋而訪之不告以名氏洛下仕族多過客衆延卿  
未始出蓋莫知其何人也但欣然相接道服對談而  
已數公踈爽聞明天下之選延卿笑曰陋居罕有過  
從而平日所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老夫甚愜願少  
留對花小酌也於是以陶罇果藪而進文僖喜其野  
逸為滿引不辭既而吏報申牌府吏牙兵列庭中延  
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洙指而告曰留守  
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訪野人遂相與大笑  
又曰尚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數盃延客之禮數  
盃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  
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  
失翊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也彼視富貴為何等物  
耶歎息累日不止

尚書工部郎中歐陽載為御史有能名

真宗嘗自



擇御史府君以祕書丞見見者數人皆進自稱薦惟恐不用府君獨立墀下無所說明日拜監察御史中丞王嗣宗指曰是獨立墀下者真御史也

承議郎程顥為太子中允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

其未嘗叙年勞而遷秩特改太常丞

臣已上出皇朝名臣四科事實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六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七

行已

章獻太后臨朝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其弟德明奉使過杭州時李及知杭州待之一如常時中人奉使者無所加益僚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當今無比榮枯大臣如反掌耳而使者精銳復不在人下明公待之禮無加者意者明公雖不求福獨不畏其為禍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亦不敢過如是足矣又何加焉既而德明謂及察佐曰李公高年何不求一小郡以自處而久居餘杭繁劇之地豈能辦邪僚佐走告及曰果然使者之言甚可懼也及笑



曰及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逸庸何傷待之如前一無所加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服其操守

呂蒙正相公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邪蒙正佯為不聞而

過之其同列怒之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罷朝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

身不能復忘固不如無知也不問之何損時皆服其量王太尉薦寇萊公為相萊公數短太尉於

上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理當固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

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萊公在藩鎮嘗因生日造山棚

太宴夕服用僭侈為人所奏上怒甚謂太尉曰寇準每事欲劾朕可乎太尉徐對曰準誠能無如駭何

上意遽解曰此止是駭耳遂不問及太尉疾亟上問以後事唯對以宜早召寇準為相云

韓魏公言司馬君實初除樞密副使竟辭不受時公在魏聞之亟遣人賫書與潞公勉之云

主上倚重之厚庶幾行道道或不行然後去之可也似不須堅避潞公以書呈君實君實云自古被這般官爵引得

壞了名節為不少矣後得寬夫書云君實作事今人所不可及須求之古人



范文正公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既貴於姑蘇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爲義庄以養奉族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末縑一疋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聚族人僅百口公歿逾四十年子孫賢令至今奉公之法不敢廢弛

趙鼎幾好學善著述

太宗朝權知制誥逾年卒子

東之亦有文前以職事死塞上家極貧二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告以居僕趙延嗣者久事舍人義不轉去竭力營計以給之雖勞苦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三女皆長一日至京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一輪林白楊侍郎徽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徒被儒衣冠且與舍人友而不能恤舍人之孤不迨汝遠矣即迎三女京師求良一嫁之三女皆有歸延嗣乃去祖徠先生石守道爲之作傳以勵天下云

陳恭公再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族子往往獻老人星圖以爲壽獨其姪世修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即日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矣

已上

皇朝類苑

曹武惠王彬以功拜樞密使王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接小吏亦以禮未嘗以名呼歸私第唯閉閣



宴居不妄通賓客五鼓纔動已待漏於禁門矣雖雪霜不易其操如此者八年

曹武惠王

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爲比嘗曰自

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既平江南回詣閤門入見膀子稱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杜正獻公自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析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給宗族姻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

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攻書喜爲詩讀書雖老不倦推獎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爲入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及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記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爲善惟不足者歟

公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已當履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乎僞

公食于家惟一麪一飯而已或美其儉公曰循本一措大爾名位爵祿冠冕服用皆國家者俸入之餘以給



親族之貧者常恐為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  
祿國家奪之却為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又嘗  
戒門生曰天下惟浙人褊急易動柔懦少立衍自在  
幕府至監司人尚不信又為三司副使累於上  
前執奏不移人始信之反曰杜衍如是非兩浙生否  
其輕吾黨也如此觀子識慮高遠志尚端慤他日植  
立當為鄉曲之顯切勿少枉為時所上下也

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  
及所為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鼾鼻  
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  
者

公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  
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吾安得不恤其  
飢寒哉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  
大官若獨饗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地  
下今亦何顏以入家廟乎故恩例俸賜常均族人并  
置義田宅云

文正公自政府出歸姑蘇焚黃搜外庫惟有絹三千匹  
令掌吏錄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  
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為我助喜我何以報  
之哉

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



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有所為必盡其力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

參政吳正肅公為人明敏勁果強學博辨能自忖度不可守不發已發莫能屈奪

呂許公夷簡聞包拯之卜欲見之一日待漏院見班次有包拯名頗喜及歸又問知居同里巷意以拯欲使於求見無幾報拯朝辭乃就部注一知縣而出尤竒之遽使人追還遂薦對除裏行自此擢用

包孝肅在言路極言時事復為京尹令行禁止至今天下皆呼包待制又曰包家市若小民及田野之人凡徇私者皆指笑之曰你一箇包家見貪汚者曰你一箇司馬家天下稱司馬公曰司馬家

諫議大夫田公動必以禮言必有法賢不肯咸憚伏之出處二十年未嘗趨權貴之門在貶廢中樂得其正晏如也

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為終身之恨此君殊清節可為世戒張乖崖鎮蜀當遨遊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此君殊重厚可以為薄末之檢押此帖今在張乖崖之孫堯夫家予



以謂買書而為終身之恨近於過激苟其性如此亦可尚也

起居舍人尹公洙當慶曆中與范仲淹等友善仲淹等既罷朝政洙亦為人希時宰意攻以居渭州時事遂置獄遣劉湜按之一日謂洙曰龍圖得罪死矣洙請其事湜曰龍圖以銀為偏提給銀有記而收偏提無籍是以知龍圖當得罪死也洙曰此不是以致洙罪也以銀為偏提用某工校主之附某籍可取視之湜閱籍果然知不能害嘆息而已其後洙在隨州而孫甫之翰知安州過隨二人皆好辨論對榻語幾月無所不道而洙未嘗有一言及湜者甫問曰劉湜按師魯欲斂師魯於死而師魯絕口亦嘗有一言及湜何也洙曰湜與洙本未嘗有不足之意其希用事者意欲害洙迺湜不能自植立耳洙何恨於湜乎甫深伏其識量之翰又言尹洙自謂平生好善之心過於嫉惡之翰以謂信然

尹公天性慈仁內剛外和凡事有小而可矜者必惻然不忍發見顏貌及臨大節斷大事則心如金石雖鼎鑊前列不可變也

陳搏被詔至闕下間有士大夫詣其所止願聞善言以自規誨陳曰優好之所勿久戀得志之處勿再往聞者以謂至言已上出皇朝名臣言行錄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七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八

行已

端明蔡公襄於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以哭盡哀乃止嘗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中傷人者客遽指為公矢京師喧然事既聞上以問公公即再拜愧謝終不自辨退亦未嘗以語人趙清獻公平生日所為事夜必衣冠露香九拜手告于天應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

內翰蜀郡范忠文公鎮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謹默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屈



丞相溫國司馬文正公光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其好學如飢渴之嗜飲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吾君實待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爲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二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或以諸葛孔明事多食少之語戒之公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大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布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

崇政殿說書滎陽呂公希哲嘗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即不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

或問滎陽公爲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公曰上馬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爲詈何者爲辱自然無忿怒心也下馬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爲何等人若是答他却與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忿心亦自消也



丞相魏國韓忠獻王琦器量過人性渾厚不為畦畛  
塹功蓋天下位冠人臣不見其喜任莫大之責蹈不  
測之禍身危累卵不見其憂怡然有常未嘗為事物  
遷動平生無偽飾其語言其行事進立于朝與士大  
夫語退息于室與家人言一出于誠門人或從公數  
十年記公言行相與反復考究表裏皆合無一不相  
應其所措置規摹閑大高遠外視如甚略已而詳觀  
其中則細故小物莫不各有區處故有志必成平居  
與人接禮下之問勞慰存氣語和易容人過失不以  
為已忤小大無所較計及朝廷事則守其所當爭及  
於義理而後止毅然終不可奪

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  
理知其為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  
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已是不是已是則是在我而  
罪在彼烏用計其如何

公在魏府僚屬駭擢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祇尾忘書名  
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從容以授之  
頃時丁寇立朝天下聞一善事皆歸之萊公未必盡出  
萊公也聞一不善事皆歸之晉公未必盡出晉公也  
蓋天下之善惡爭歸焉人之脩身養誠意不可不謹  
蘇子瞻有盛名於世而退無自矜之色此為過人  
子由崇寧中居潁昌方以元祐黨籍為罪深居自守不



復與人相見逍遙自處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  
以至於沒亦人所難能也

門下侍郎韓公維弱不好弄焉志聞學嘗以進士薦禮  
部父任執正不就廷試乃以父任守將作監主簿丁  
外艱服除闔門不仕仁宗患搢紳奔競諭近臣曰恬  
退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耻於是宰相又彥  
待宋庠等言公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以厚  
風俗召試學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

韓公性純厚貌重氣和而寡言其遇人不設城府與人  
語唯恐傷之至當言職論事上立聽置不窮正直確  
切無所一隱左右為懼而公益安徐不見聽終不已

平生自奉養甚約室無勝妾食纔脫粟一肉所用服  
器雖敝敗不易篤於孝友家事付昆弟得任子恩亦  
先推與之為守令本於豈弟而能擊姦豪以安良民  
其在徐前守侵用公使錢公寢為償之未足而公罷  
後守反以文移公當償千緡公竭資且假貸償之久  
之鈎攷得實公蓋未嘗侵用也公卒不辨其器物不  
校類如此故司馬溫公嘗歎曰清直勇三德吾於欽  
之畏焉洛之君子邵雍曰欽之至清而不耀至直而  
不激至勇而能溫此為難爾人以雍言為然

丞相范忠宣公純仁在永三年怡然自得或力以橫逆  
人莫能堪而公不為動亦未嘗含怒於彼也



丞相蘇公頌平生於人無纖芥仇怨在杭州日有要人  
以事屬公公不從後其人當言終懷忿抵噉或謂其  
事迹書札具存可辨公笑曰吾豈為是者

丞相劉忠肅公摯教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  
器識為先止號為文人無足觀矣

樞密王公巖叟近臣被詔薦御史意屬公而未及識或  
謂公曰可一往見之公笑曰此所謂呈身御史也卒  
不見

諫議劉公安世儀狀魁碩聲吐如鍾見賓客談論踰時  
體無欹側肩背竦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性嚴  
毅雖家居無墮容子弟進見侍側肅如也其孝悌忠

信恭儉正直不好聲色不殖貨財誠心自然非勉強  
而行之也窮經樂道至老不衰

公嘗知潞州部使者希蔡京旨治郡中事無巨細皆詳  
考然終不得毫髮過雖過往驛券亦無違法予者部  
使者亦歎服之公在南京奉祠府尹因徧取宮觀寄  
居官白直曆闕之或差禁卒或過其數至公獨無其  
持身廉謹如此

內翰范公祖禹每誦董仲舒之語正其義不謀其利明  
其道不計其功謂沖曰君子行已立朝正當如此若  
夫成功則天也

諫議陳忠肅公權性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罕多取



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唯微示意以警之人多  
退省愧服尤好獎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譽  
美傳揚謂已不能

節孝徐先生積平日教學者每以治心養氣四字為先  
曰脩身務學為文之要莫大於此其効甚明其術甚  
易晚乃著書未成而病嘗曰吾之書大要以正治心  
以直養氣而已已上出 皇朝名臣言行錄

竇儀開寶中為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 帝患之欲

聞其過一日召儀誣及普所為多不法且譽儀早負  
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勲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鎮  
帝不悅儀歸家召諸弟張酒引滿語其故曰我

必不作宰相然亦不詣珠崖吾門可保矣

楊玢靖恭虞卿之曾孫也仕前僞蜀王建至顯官隨王  
衍歸後唐以老得工部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為  
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以狀白玢玢批紙尾  
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光殿  
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魏咸熙仁浦之子性寬厚仁太僕少卿累典藩郡知杭  
州日晨興視事掌舍卒掛油缸中門簾鉤上正中其  
額翻汗冠絛咸熙戒左右勿得輒言使老卒亟還卧  
內易衣巾而出歸朝大治具賓友集饌陳越中銀鈇  
陶器僮僕數人共舉食案而前相嘲謂足跌盡破之



坐客皆失色咸熙殊不變容但令易他器別具蔬果  
亦不加筭責人皆服其量以為劉寬之比

徐鉉曰江南處士朱正白語人言世皆云不欺神明此  
非天地百神但不欺心即不欺神明也已上出楊文  
公談苑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八



